

正誼堂全書

口 173  
743  
90



門北 13  
號 743  
卷 90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儀封後學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同校

明治州七年  
正月  
日  
熊

帝堯萬世之功論

洪荒之世氣浮而為天者不過茫茫一太虛耳固未有度

數之分也黃帝顓頊雖云造厯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

分掌天地四時於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於天

者始則而象之歲分為四時又分為十二月又分為三百

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為置閏以應周天之度於是天

道可得而成矣質凝為地者亦不過一塊土耳固未有疆

魚多車集 卷之四  
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  
舉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墊溺一朝之命繇不能治而禹  
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  
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  
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若其次第則先青兗徐揚之  
下流而荆豫梁雍以次底績弼成五服自甸侯至綏而封  
建之制以立威則三壤自畎澮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於  
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皇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  
之會風氣駸開勅制之法維其時也五典敦五禮庸五服  
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亙古常見  
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  
功也

成天平地劃然兩劈自足不磨葛岷

開闢聖人宇宙在手造化生心參贊之功信與天地同

其悠久耳熊之璋

虞君思輔少康復國論

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羲黃堯舜以來相傳之正統其絕者  
蓋四十年區區庖正一城之地一旅之眾而卒能復禹舊  
迹踐天子位者要之亦爲之君者有撥亂之志爲之臣者  
有盡忠之節人事既盡能以天道爲定命故能臻茲大業

推原其故亦繇虞君思之爲也虞舜之後也一代之興則先代子孫賓於王家與國同其休戚古人之慮蓋深遠矣後世得人之國則絕人之祀不知天道昭明禍亦反踵虞夏商周之子若孫傳祚二千年其數斷可覩矣

少康中興賢臣史推靡鬲然使虞君不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亦何所持以布德兆謀而收夏眾哉則虞君之功在靡鬲之上明矣古人之慮深遠合後世反踵者猛

省  
瞻  
葛  
岷

弑夏后相之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而皇王六紀卽以少康之年爲元載夏統雖絕而未絕也郭字

### 孔甲參龍論

四靈之物莫靈於龍能幽能明能小能大其變化飛騰莫可量測故其升降之際雷電風雨助其神威雲氣晦冥山嶽失形江河汎溢波濤震蕩孰能近之哉若可擾之則與牛馬犬羊無異矣矧孔甲淫亂失道義德已衰豈有靈物出於其時或者有異物肖龍狀者故得參之若以爲真龍吾則不信矣

設龍有欲故人得參而潛醢之居人上者而可以欲逞乎孔甲之參與葉公之好畫龍何異葛岷

龍爲四靈之首豈可得而參養理之所無君子闢之固

如此熊之璋

葉公之好特好其似孔甲之豢亦豢其真當必有異

物肖之者此可以定孔甲之疑案矣熊熙

商有三仁兩義士論

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為最美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遜寧佯狂為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負先王之心夷齊扣馬一諫慄慄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遯我罔為臣僕者去而避紂曷嘗有去商即

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為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為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觀雖周人目之為頑在商則不失為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者已死其遺播遺黎真是至死不貳亦可見商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未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疋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匕強劑以起其生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

不可已也

議論精確結構嚴緊居然一篇帖括文字

葛配瞻

洗發三仁心事天日共白表揚兩餓夫義膽氣魄俱豪

熊之璋

仁人義士千古香人齒牙然總歸之一代之人心風俗

商實有以開之也疋羸病廢之人自當愧死

熊熙

湯執中立賢無方論

嘗讀孟子至三王四事章所謂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夜旦之所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考之虞夏周人不過一二世族而已傳稱八元八愷則高辛高陽

之才子史記禹稷契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為皋陶子皋陶則高陽才子庭堅也周以親親為重武王兄弟九人周公之魯康叔之衛若管若蔡若霍若曹若郕若邶皆列為顯諸侯召畢亦以周同姓為上公一時大臣之子若孫大抵各以其世雖凡民之後秀掄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亦鮮矣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止於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閒親新聞舊矣周公諒亦知其未廣也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為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

咸傳說諸大臣非以其親以其賢也主於賢則有德是視  
固不閒親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天下之賢路矣信矣  
立賢無方為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  
其志也因表而出之以為世法云

大得春秋譏世卿之旨 墓配 瞻

古來魚鹽版築之賢礪溪卧龍之叟固又親親所不得

而拘也 熊熙 肩

商鞅徙木立信論

或問商鞅徙木之信果可以為信乎曰此小人狙詐之術  
非信也然則溫公稱其信以蓄民荆公贊其令之必行非

與曰溫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論若荆公者方以其術  
禍天下無怪乎喜而贊之也何以言之曰昔者聖人之治  
世也作之君作之師民饑也而教之稼穡民寒也而教之  
桑麻穴居野處也而教之宮室汗樽杯飲也而教之器用  
父子夫婦也而教之有親有別君臣朋友也而教之有義  
有信疾病也而教之醫藥死亡也而教之葬埋為善也而  
為之賞以勸之為惡也而為之刑以懲之是皆因其自然  
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爾一政之出堅如金石於  
以定民之心志一令之施確如四時於以一民之耳目聖  
人之所以信於民者蓋如此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商

鞅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富彊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議而不之從於是特假徙木之小事而立五十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於先用不測之刑驅之於後移其耳目奪其心志於是驅之力本則務農矣驅之戰鬪則死敵矣驅之弑父則子不敢違矣驅之弑君則臣不敢違矣行之十年路不拾遺厥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為馬廷無閒言皆徙木之所致也嗚呼小人之術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腸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鞅不足道也而溫公議論如此吾以是知功利之移人有不可言者

古之取信於民者漸也若湯以清然鞅之取信於民者驟也若東濕然毋怪乎削仁廢義專任刑法刻薄少恩雖云天性然亦功利移人習俗不免矣

葛配瞻

以刻薄寡恩之徒而行以千金之重賞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曾何信之足云

熊之璋

聖世之信堅金石確四時蓋以養之有素也鞅之徙木荆之青苗千古合轍

熊熙肩

漢主不拜嗇夫論

人臣之事君不知而妄對是欺君也知之而不言亦欺君也既知之而應答無遺則無愧於其職矣若上林尉居其

位而不知其任至十餘間而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也而嗇夫對甚悉正所謂諂曉故事敷奏詳明有國之美才安可目為利口而舍之哉釋之不能啓帝黜上林而反不拜嗇夫之官則是賞罰大失其柄矣嗚呼巖穴之士懷才抱德者多矣往往以不知見棄此嗇夫之不拜賈誼之見疏雖時相之過抑亦二人之不幸也惜哉

太史公筆意千古不易

葛勗記

喋喋利口誠足誤國然以之槩天下之才將樸訥者易以藏拙而諂練者屈於短馭也豈當事憐才意乎釋之十年不調厥有由矣

熊之璋

議

祀典議

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有祠為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為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為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於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於道則不足以為學言道而無得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為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

關於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思傳之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始大明於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於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閒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遊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於高曠非可以爲世常法者也程子與康節居洛三十年未嘗一語及其學亦謂是也若涑水之力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卻致知一段如尊揚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揜者又不待辨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

或謂涑水之學不由師傳其德言功烈之所就亦不過盡其天資之所到而已若康節則先天一圖皇極一書謂之無見於斯道則不可又何以不進之於五賢乎曰康節之

高明涑水之平實蓋各具是道之一體要其所見則涑水之於康節則固不可以同日語也康節先天圖心法與濂溪太極圖實相表裏至於皇極一書則其志直欲以道經世而自處蓋欲作雍熙泰和以上人物此豈易以世俗窺測但其制行不免近於高曠若使進之聖門則曾皙非不高明子貢非不穎悟終不可謂與顏曾同得其傳百世以俟不易吾言矣

或謂邵馬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爲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祀庭自爲專享得不傷於煩乎曰學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祀秩然學校各別爲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游宦過化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卽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以爲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於一祀典亦當定於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於煩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丘明等二十二入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祐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爾宋仍唐制不復更改

至今按爲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平時方寸之間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脈相屬今也姓名昧昧年代闕遠尋常方冊之間耳目尙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睥嚮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於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但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予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於聖門况顏子旣升配享又增子張爲十哲果何義耶十哲之外若南宮适宓子賤蘧伯玉曾皙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於傳記所載亦可數矣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蓋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閒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言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爲竇憲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於春秋王弼尙老莊之學自背於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祀而揚雄美新投

閣不能揜綱目莽大夫之書苟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敢與孟子同列下猶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微文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貶而荀揚輩偃然得在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典泝其淵源豈無尙有考論者龜山載道而南再傳爲延平李氏學行醇正其傳是爲文公竹林從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公之學惟勉齋黃氏獨接其傳聞學操行一出於正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爲大三山郡泮亦爲之大耳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真首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

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爲千萬世不刊之定典也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構立新祠以義起禮可也今所在郡縣各有舊祠或繪或塑以子之言一從毀撤於人情豈無不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訛踵謬樂因循憚更改此漢唐千載弊政也豈但此一事哉仍舊貫之言聖人子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愧嘗記荆公配享廟庭其子雱從祀廡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毀撤萬口無辭且如從祀之典仲舒當在所益揚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爲

安而以毀撤爲嫌乎三山郡泮舊誌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有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內有某人者顯爲清議不容舊曾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間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榜樓至今人猶誦之以爲戲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詆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諛後又夤緣一謚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漫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閒羞恥事以此爲文章問學以此得朝廷爵謚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爲郡泮蓋豈可不爲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願不得以子

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爲然矣

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爲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然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皙伯魚以立像從事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爲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爲斷矣學莫大於明人倫人倫莫先於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哲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

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更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於此  
或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於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蓋其義也然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顏孟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顏孟東坐西向王安石介於顏孟之間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安石配位而顏孟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勅但就中增入曾子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承襲不暇考正今宜改爲東坐西向北上神道尊右兗國公顏氏西一邾國公會氏東一沂國公孔氏西二鄒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台舊矣然所謂舊制者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眾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衮冕執鎮圭遷爲南向失之矣世學不講有論及此者則以爲怪安得一復古制之爲快哉

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於禮亦有稽乎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通祀也以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吳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慊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考泝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無愬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彼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錄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爲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美先賢之意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

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考之古今不無異制不知尙有當考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聞之師曰五學之制中爲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只在王宮之南不惟天

子視學行禮爲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士自國之貴胄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後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集眾聖大成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鄉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蒞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爲法教化本原一正於上四方其有不風動也哉夫然後公卿近臣各舉天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萃於京師館之太學一如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自國學達於

郡邑鄉校其爲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官一切無用之虛文悉以罷去學問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復行於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丕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閒嘗以此求正於鄉先生福清林若存謂此論直可質無疑而俟不惑且謂康節作長曆書建成元吉作亂秦王世民誅之可與溫公作通鑑書諸葛入寇同科此亦一證竈德陳子芳謂此說已是程子亦曰堯夫直是不恭又曰堯夫根本不帖帖地其不滿溫公處亦多更以此參之當益明矣併識於此以俟來者

以五賢直接道統千古不易邵子雖手探月窟足躡天根不能不俛而就先生之準繩矣

葛配瞻

涑水之學如尊揚雄黜漢統皆其致知有未盡處

郭字山

品題諸賢褒貶予奪森然可畏遂令濂洛關閩大儒吐

氣而馬融王弼杜預荀揚輩喪膽失色矣

熊之璋

疏

重修武夷書院疏

宇宙閒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巖碧澗山水依然赤字綠文

圖書在是倡明斯道實始此山四書衍洙泗之傳綱目接  
 春秋之筆當今寰海數州之內何人不讀其書豈是空山  
 一畝之宮其徒不為之守幾載雨淩風震一朝地闢天開  
 茲蓋伏遇府判梅庵先生以蜀西之珍負道南之望昭布  
 明時之德化厚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舍此地  
 又何適矣爰謀爰始以經以營既為吾道中人皆非己分  
 外事尚弘乃力用相於成小學成始大學成終肯但作房  
 杜諸人之事業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尚永懷乾涓一老之

典刑

氣雄語壯大儒各筆當藏之名山大川

郭字山

夷山並峙曲水同芬游茲山者能無興起斯文在茲之

想乎

熊熙

刊儀禮經傳通解疏

竊見儀禮為六經之一乃周公所作孔子所定元有三  
 百三千之目至漢僅存一十七篇大小戴記不過如春  
 秋之左氏公穀乃其傳耳自王安石廢罷儀禮但以小  
 戴設科與五經並行自是學者更不知有周禮之書豈  
 非宇宙間一大欠事我文公晚年始為經傳通解一書  
 自家鄉以至邦國王朝凡禮之大綱細目靡不具載歷  
 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三世始克成書舊有刊本兵

燼之後版帙喪亡兼元刊印係初本所纂註疏語頗傷  
繁後信齋楊氏爲之圖解又復過略而文公初志欲將  
通典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  
損益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得考亭諸  
名儒參校訂定墨本擬就書坊版行以便流布仍於所  
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革之制及關洛以  
來諸儒折衷之說酌古準今損文就質輯爲儀禮外傳  
以附其後或可繼儒先所未畢之志仰禪昭代制作之  
萬一其於風化亦非小補惟是力不逮志非藉鉅力曷  
臻於成是用具啓仰干當路元公鉅人伏望主盟此是

復三代典禮補六經闕遺上爲先聖先師下爲蒼生來  
世千載事業幸勿多辭

孔孟以來歷千載有餘而道始續漢唐而下亡六經之一  
而世不知蓋儀禮具列三千而篇目僅存十七豈有捐周  
公制作之大典而尊信掇拾之餘篇居然爲經遂以行世  
洙泗之道未墜於地荆舒之罪上通於天恭惟朱晦庵起  
自南服蒐舉帝王墜緒緝成經傳完書家鄉邦國始於朝  
廷靡所不載天子公卿下至士庶期於可行猶欲酌古今  
之宜盡天地之變定百王之不易垂萬世於方來書雖漸  
完志則誰繼不量微力每抱苦心竊惟禮壞樂湮必至綱

淪法教幸當書文大同之世何可天下不識此書非亟刊  
 行日遂湮沒是用白之先聖告我同盟但得當世學習者  
 多亦為明時制作之助顏淵氏問夏時樂韶舞道將行也  
 歟韓宣子見易象魯春秋禮盡在是矣便補六經闕典佇  
 看三代太平

包舉宏遠鄭康成之註三禮遜其該博矣

郭字山

以紫陽直接孔孟歷千載有餘而道始續語語闡揚道

一統羽翼聖經

熊熙眉

重建建陽書坊同文書院疏

鄒孟氏去孔聖之世未久已聞無有乎爾之言韓宣子見

魯國之書獨存遂有盡在是矣之歎蓋文獻所關最大在  
 古今其揆則同矚茲東陽視昔闕里四方文籍之所自出  
 萬世道義之所必宗文公之文如日麗天書坊之書猶水  
 行地自後世師異道人異指不得其傳而天下書同文行  
 同倫必自茲始方今四海一統六合同風家有其書人尊  
 其道豈有淵源百年之地獨無庠序一畝之宮爰始爰謀  
 以教以養於以尊崇往聖之道統於以培植昌運之人才  
 接前修之典刑新後進之聞見謂圖書會府肯但同石渠  
 天祿之校讐謂禮義大邦當不止洛下河汾之講論苟於  
 此質無疑而考不謬則端可施罔極而傳無窮志雖惟勤

力則未逮吾聞竇燕山宏開義塾戚睢陽廣致名儒才俊  
固自此以奮興子孫亦因之而著顯況此地規模難同他  
學而吾道福澤不比異端到手必爲矢志無二此皆己分  
內事也願與天下共爲之小學成始大學成終便是人文  
之一會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定知世道之大同斯文其興  
先聖如在

大雅文章高視晉魏之上

葛配  
瞻

吟詠不關風月講學必溯本原承先啓後之功洵哉不

小

熊之  
璋

洛陽新建同文書院疏

三代以前之王化實始北方兩閒最盛之人文莫如中土  
蓋天地既分混沌而河洛首出圖書伏羲以此畫八卦以  
前民神禹以此敘九疇而建極卜東瀛卜西瀾周公定太  
平六典之書觀太廟觀明堂孔子垂後代百王之法歷觀  
往迹皆在中都況天下四書院之興亦必嵩陽之地而河  
南二夫子者出又明洙泗之傳欲興斯文豈自今日豈但  
紹列聖之道統實以培昌運之人才某生長中州宦游南  
下每見江左斯文之盛實惟文公正學之宗精廬接畛之  
相望文籍九州之徧滿不量微力小搆精爨雖竊取義學  
之名終未究書生之志重惟東晉之末正氣久鬱於偏方

時有元魏之興文教誕敷於諸夏遐觀一時文物之盛綽  
 有三代庠序之遺天運有往則必復之幾地氣無鬱而不  
 伸之理推行斯道固係乎人蓋聞竇諫議之建塾延師為  
 燕山之雅望張橫渠之買田興學為關輔之美稱雖於諸  
 賢無能為役但此分內當為之事願與天下共相其成其  
 有興乎將見君子聞大道小人蒙至治必有作者出為往  
 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

昌明博大衛道之文

郭字山

從河圖洛書剖天地之祕而義文周孔開道統之傳迨  
 至紫陽之脈實惟洪源接之矣

熊熙

重建文公神道門疏

竊惟建之考亭實惟東南闕里文公墓在縣西北偏唐  
 石九頓峯下神道門在麻沙鎮僅可一里許紮朝表章  
 雙峯屹峙過者莫不致恭焉年深屋老不無損壞忽此  
 一夕風雨暴作門屋壓倒者過半竊觀上司行下先賢  
 祠墓遺迹去處皆務修葺况聖朝表章文公之學又非  
 他比門臨驛道如此損壞曷稱觀瞻今擬一新起蓋仍  
 就其傍作草廬三間召人居守洒掃中為祠宇以為過  
 者下馬瞻敬之所顧惟工力繁浩召匠計費用鈔二十  
 錠餘非當路主盟豈易完就敬奉簡書以請

右伏以朱文公百世之師卽今夫子徽國公千年之墓視昔孔林公之文如日麗天公之神如水行地空存遺蛻曷想冥鴻但入商容之間者必式車而過仲舒之墓者爲下馬道之所在疇敢弗恭況朝廷崇獎之方新又府縣奉行之惟謹凡經游歷靡不表章顧沙川驛道之傍卽唐石墓門之闕峩峩雙表奕奕眾瞻忽焉風震雨淩致此梁傾棟撓此通國上下之所驚惋豈爲人子孫而不動心敢瀝懇忱用干當路堯舜禹湯文武雖遠幸是道於此大明天地日月山川猶存則此門亦當不朽輒舉以請願相其成衛文公之道并愛其墓且欲其與天地日月山川並垂

悠久愛之深尊之至也

熊之璋

代母梅庵題考亭書院祀田疏

我聞夫子之道日月照四時行厥有曲阜之居宗廟美百官富作述相承凡經幾代表章吾道皆出公家式修寢宅以妥靈或錫土田而致享亦爾士而有教養居游之地故此邑稱茲絃歌禮義之邦瞻今考亭視昔闕里千秋萬古世守竹林一畝之祠四海九州人知晦庵四書之學頃緣郡政獲拜公祠靖惟苴補之微苟完猶歎茲覩規隨之計式廓用休恭惟昭代之崇文首重先賢之褒典第居下位靡達微悰祭而無田何以爲春秋菜祀之助教而不養何

以為晨夕齋鹽之供祀典實風化之有關人才豈世道之無補居如此其近而世如此其未久學有所不講則道有所不得明吾力負山斯文如綫幸是邦有足徵者而爾祖其與享之凡為人賢子孫與吾世大夫士實皆有責豈得無情與其微異端一日之福田孰若縣吾道百世之利澤畫井田以興學校且其為橫渠一鄉之謀寘廩餼以延師儒當有建明道十事之議欲觀周道請自魯祠

祀田所關最大紫陽氏當血食千秋

葛配瞻

重建御史坊富義橋疏

郭門由楚地入閩已愛義寧山水晦庵傳洛學之建是為雲谷淵源四百餘年以來地靈人傑三十六峯之下山遶溪廻厥有與梁實當勝處東鼇峯西廬阜此為忠孝文武之鄉上武夷下考亭允謂禮樂詩書之聚頃洪流之飄蕩徑大路之顛隕今欲增廣前基實實有資眾力挹北澗之水可以利濟羣生出西山之雲可以覆嶠六合此為功德未易名言相如題柱閒豈但乘駟馬以快平生之志子房遇圯上會當取一篇而為昭代之師小疏奉題大家成就晦翁為道學津梁斯文寶筏橋亦與之俱傳矣

郭字山

重建會文橋疏

本橋頃因唐川泛濫半截隨流凡有往來無不病涉今

承本縣提調官主盟重新整頓然體大用博事重費繁非藉眾緣鮮克舉之父母官既倡始士大夫必贊成倒廩捐金完成一段濟人盛事是所願也

九峯山奔衝海眼谷陵今見於變遷會文橋截斷虹腰溱洧豈容於病涉矧沙鎮爲閩中喉舌且圖書湊天下舟車浮龜龜以爲梁日子方能攸濟役鳥鵲而橫渡天孫始克有行雖神人猶假物以涉川非達摩曷浮蘆而渡水運斤揮斧欲飛梁半破重圓倒廩傾囊賴長者多行博施好事人人出氣力前程步步是亨衢維新之是圖庶斷者復續春風生筆下豈無助犀帶坡翁明月滿樓前會有題虹亭

巖客

如畫景錯落令人應接不暇

熊熙肩

重建麻沙畫錦橋疏

溱洧以乘輿濟人未多子產渭川以飛梁度眾尙說崔公況雙溪環朱紫之家而四海會圖書之府百餘載曾翬雁齒十數年兩厄鯨波僅存疊石故基謾使橫舟野渡雖云止一帶水之隔動有如千里河之憂大規模今欲重新舊公案不妨拈起度工不小會費尤繁共推助犀帶之心庶可展領巾之手高車寄志行多題柱丈夫圯上憩游當遇授書異叟

長橋臥波不霽何虹記之勝槩重足相伴郭字

重建苦口橋疏

閣道橫空勢奪垂虹之麗籀文煥斗名標乘駟之雄念巨  
浸之懷襄驚修梁之蕩析欲新駕壑必大鳩工漚雨四十  
圍盡選屹流之柱去天纔尺五危飛礙月之簷費則浩繁  
理當糾合揮金樂施能修濟川之功題柱相仍穩作朝天  
之路

尺幅有縱宕之勢郭字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高 紀惕臣覆校

閩縣陳 椿壽如分校

閩縣陳 樞少船分校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同治庚午年...

同治庚午年...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五

儀封後學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參校

文

答戒酒文

甌閩有布衣素號詩酒癖一觴一詠窮極朝夕陶陶兀兀  
曾不知利名之爲韁鎖貧阨之可憂戚客有造其廬而譏  
之曰方今神聖在御登崇俊良墨客鶚舉將才鷹揚賢士  
載質大夫皇皇子獨不嗟功名未成志願不偶擯棄名檢  
放懷詩酒上乏譽於鄉曲下遺誚於朋友名教清議吾不  
子取乃者廣平爲文示戒貫穿詩書爰及歷代悲愚智之

得失監國家之成敗禍亂之階惟酒爲害君侯俊哲試聽  
大槩命客促席披讀未終斂襟兀坐愧謝愚蠢若醢雞之  
在覆幸夫君之發蒙吾將剖鸚鵡之杓碎琉璃之鐘嗤荷  
鍤之伯倫謝投轄之孟公酒若有神自西自東與子絕交  
誓不汝從客乃復坐音問方諧或吟於側或笑於階揮之  
不去招之不來四坐驚怖毛森骨豎客懼欲歸吾固畱駐  
忽聞庭畔切切若語若怨若恨若有所訴吾復怪問汝詎  
何緣與汝同處殆三十年窮困貧阨皆汝之愆吾未能操  
戈以逐子何以怨而有言辭令未周恍若有應子聞賓賢  
不聞酒聖今子見逐我去何辭我欲有請子其聽之昔子

游學栖栖荆楚琴劍無光氣色慘沮賴我侍側輒忘羈旅  
爰自壯歲抽毫作文辭愷氣索勢若車奔恃我發作思湧  
如雲至若都門悵別易水歌罷游子心摧行人淚洒悲風  
起於長樂煙樹黯於清灞引一觴而氣振復一杯而憂寫  
時予之功不在禹下獨不聞既醉備福見於周詩不爲酒  
困聞於仲尼德將無醉酒詰之辭酣酒嗜音五子所悲商  
辛糟上畢卓酒池沈湎淫佚穢德日滋咸其自取過我何  
爲廣平子掉三寸之利舌駕傾河之雄辨毀譽賢哲蔽欺  
已見使吾子一覽而驚再見而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先  
民有言人之齊聖飲酒溫克醉而不出是謂伐德彼昏不

知胡爲我責逝將去汝適我樂國客聞之而義服我聽之而拱默延之上座永爲嘉客

讀周書可以養德讀此可以陶情莊周寓言溢於辭表

熊之璋

建同文書院上梁文

伏以天地判而人文興河洛乃圖書之府孔孟生而師道立鄒魯爲禮義之邦孰知千載以來獨萃一鄉之盛瞻我考亭之闕里實爲崇化之書林淵源可漸文獻足徵二帝三王以來之道至此大明四書六籍而下之文靡所不備凡舟車之所至具耳目以皆知天子庶民何人不尊其學

光天薄海無地不有其書皇乎盛哉盡在是矣誠能一出於正便可四達無疆況書同文行同倫際今日休明之運而黨有庠術有序皆清朝培養之仁經之營之完矣美矣於此覩俎豆衣冠之會於此開金石絲竹之音天昌昭代之文地挾千年之閱茲蓋恭遇府推明公中州文獻正學源流分刺緹屏光霽人間之風月卜居書府輝煌天上之壁奎善類棟梁斯文柱石大矣鄴侯之志謾施萬卷之牙籤苦哉杜老之心要闢千閒之廣廈氣求聲應趾翼翬飛坐令鞠蔬鞠草之場遽看采藻采芹之樂俟後世禮樂肯但同汾水之諸生聚天下師儒當不止燕山之義塾載陳

善頌同舉修梁  
兒郎偉拋梁東書籍高麗日本通一滴龍湖山下水千  
源萬派定朝宗  
兒郎偉拋梁西斯文一柱與天齊四書六籍人人誦孔  
道何曾閒跋提  
兒郎偉拋梁南郁郁文明聖化覃培取昌時公輔器門  
前峯色映台三  
兒郎偉拋梁北萬里車書通上國載將南道及關河會  
見九疇敘皇極  
兒郎偉拋梁上奎璧光中涵萬象太平直待讀書人自  
玉垣高瞻上相  
兒郎偉拋梁下八表皇風陶冶化五方殊俗一朝同禮  
樂衣冠藹華夏  
伏願上梁之後英賢輩出文治大同以明倫教法爲王者  
師以治事學規爲天下式正人心息邪說厚培三代之人  
才繼往聖開太平重見六經之治法功裨元化澤及生民  
光天薄海皆有紫陽圖書紫府盡在闕里暗室一燈千  
秋炳煥熊之璋  
鼇峯祭先聖文  
道統正傳先後一揆禮有常行百世可俟恭惟 元聖祖

熊切好集 卷之五 四 正誼堂

述憲章春秋素志法則一王損益先世豈不考議允矣大成實惟通祀百世之上顏曾思孟百世之下周程張朱道德功言誰出其右後有作者禮宜並侑秉心對越永矢弗疑勿謂繇繇斯文在茲以先師鄒國公 郕國公 沂國公 兗國公配 重元公 淳公 正公 獻公 文公 侑祀尙饗

天下之大積於一鄉三代盛時閭塾黨庠恭惟闕里爲萬世則觀飲知道觀射知德由魯迄鄒仁義七篇鄉井左助庠序宅田秦弊相仍千五百載關洛講明一鄉三代考亭

制作一變可王家鄉而邦三綱五常天未欲治人不蒙澤鹿洞遺書寢就湮沒幸被淑艾厥有同方矢忱對越神其洋洋時其暮春蒐舉遺式舍萌告虔有永無斁

夫子六經垂憲萬世秦灰魯壁僅存如綴詩逸書亡禮壞樂廢春秋多訛易亦失次辭且不明况繹其義一喪之後千載無繼天迪先覺克開來裔關洛考亭益大以肆如日中天有目皆視茫茫墜典夫豈無俟易與詩書古文是隸周官不亡不待考記二戴三傳豈不小矣周孔盛心孰測其闕經無全書世不至治竊不自量曷克遂志神之洋洋

晨夕與祭矧此開卷聖筆難識宮庭告成舍萌有祀軌陳  
忱辭有祠其遂敢以先師侑祀尙饗

又

禮不虛行存乎其人人之爲人以其存心惟仁與義人道  
大經於穆元聖元氣渾成得其傳者約禮求仁去聖逾邈  
憂時益深戰國何世功利縱橫惟我孟氏距諛息淫禮不  
重食義不重生浩氣所塞百世其興泰山巖巖孰我敢任  
惜茲墜緒千載莫尋卓哉元公太極之英建國屬書孔道  
復明再傳關洛聖門顏曾茲道南來桓桓考亭愚嘗謂公  
功配孟氏一生四書晚歲三禮世衰道微經殘教弛禽獸

食人有甚洪水天綱地紘至此何恃倘微其人孰任茲理  
南游三年閱世多矣安得尙友天下之士每愛東都一代  
節義誠能善變禮樂可俟聖道茫茫鑽仰未易狂狷何取  
夷惠百世未習狂瀾賴此柱砥願得同志相與興起六陽  
嘉會舉此墜祀昭明洋洋其克相止

又

夫子之道千秋萬歲文公之書九州四海古之君子患道  
不明今旣明矣但患不行若稽放勳甲辰昌厯閱歲未多  
三千六百斯民富壽且二千年自時厥後何其奇偏天道  
循環無往不復一縷斯文正在迓續君子事天猶子事親

不善繼述天功曷成斯道固明晦蝕亦易惟當講學修身以俟聖門於此尙有憂之吾黨小子詎敢弗祇匪直斯會宜在我後洋洋有相在上左右

大啓劄

謝鄉舉論學

某竊惟有司舉賢以爲國用士子應舉亦將以爲國用固無所事乎私謝重惟今天下事非待智者而後見也通國上下已仕未仕莫不疚心於利祿刑禍之中而不敢議區區茅草場屋之文何能爲世軒輊出語稍生卽震於有司用頓不敢上而執事先生獨挺然出力排眾議而收之一

經品題便許以佳士不知於文字之末何以遽得某如是之深此某之所以重有感於先生之知己而亦深喜當世英雄固有意見之相同氣義之相與千里共肝膈利祿刑禍未必可盡驅磨一世人物也此某之所以不可無一書以布心腹於下執事也某生長建之雲谷山中少孤無似從鄉先生習舉子業未知學之爲何事也年逮弱冠讀大學玩索有得始喟然歎曰學在是矣自此益窮研四書以及諸經務爲明體適用之學每病今世之學者議論徒多而踐履益薄詞華雖工而事功益不競而又自恨資質晦鈍學力卑淺不足以通達世務且以山林之性不能俛仰

趨時動輒觸忌雖欲有志當世亦徒抱此耿耿耳前年因  
與計偕游行都飽觀時事益自歎學力本不逮而又遇世  
難涉海不可以弊舟將試輒浩然有倦於功名之想望幸  
而下第益得窮其故學鄉邑朋友亦稍稍相聽游從而或  
且笑其迂拙茲焉秋試以親處責望不得不爾不能排釘  
時妝亦摠其所蘊而見之於詞不知其過當得失已置度  
外也復玷選中誠不自意後會友人備道先生所以取予  
之意誨諭之言與夫拳拳期待之盛心而後有悟於大易  
初六浚恆之旨先儒以劉蕡之對尚犯此戒則某居下求  
深烏得無過行將就試春官先生之訓敢不服膺萬一得  
由此奉對大廷自當傾倒竭盡所懷以副先生之望然時  
事已矣某自度必無所用於世便脫去場屋之累亦惟與  
二三同志學者俯仰林壑沈潛古書自求切己受用無愧  
此生而已近看大學欲倣文忠公真西山先生衍義只就  
學者分內事輯爲後傳以見明體適用之學舊讀春秋苦  
傳義文鮮有得其正者曾倣綱目例以左氏書實其事以  
公穀程胡諸家之說足其義頗有條理未曾成書或就得  
此工夫亦不無小補尙當從執事先生求就正焉茲有三  
山使便謹修啓事以謝於執事者復作此以旣下懷倘蒙  
先生矜念而終誨之便中切望條示

於感恩知己中以明道勸學爲己往區區功名富貴會

何足云哉

葛配瞻

利祿刑禍可以驅磨庸人不可以驅磨豪傑

熊之璋

做西山公行義做紫陽公綱目卽此便足不朽

熊熙

### 謝貢舉啓

伏以後生爲朝廷措事策愧無考亭之三明公與天下求材賦辱在阿房之五豈特有司公明之選亦見當世英雄之同深感已知庸庸私謝切謂國朝之取士獨由科目以得人持衡者不當徒較其詞章當以收拾人材爲務操管者不當徒志於爵位當以扶持世道爲心矧方艱難多故

之時而有文武欲盡之歎聖主念事會之無極欲廣賢路之招徠廷臣慨士氣之未昌猶懼以科條而隔截恩施非不厚於士意向何求白於人有司懷觸諱之疑語生輒忘舉子有患失之慮氣餒可知以此取士何以得人材以此入官何以扶世道稍有志者蓋已羞之某幼讀父書麤承世學少而好賦第知小夫篆刻之工壯而讀書頗識大學知行之要益求實事不競虛文勉焉自力於躬行切亦有志於世故嘗借計吏出試奉常自顧時事之已殊又惟學問之未到積糸三年方求病艾顧瞻一世愈激憂葵雖經入以扣闈又俛從而借徑氣鬱勃其已久言過多而莫知

賦皆佩誦之辭既以二典三謨之欽爲主論必究極其說  
又以中庸大學之誠爲言至於三策之條陳是亦寸忱之  
憂愛謂當內外交急之會初非上下相蒙之時聖君當畏  
懼存心不可自怠而沮人材之氣大臣必誠公盡下不可  
獨運而失天下之幾冀可措以轉聞庶不墜於虛論人謂  
場屋非言事之地何妨屈蠖以求伸我知科舉乃進身之  
初寧忍獲禽於詭御已置得失於度外敢期摸索於暗中  
請省僥踰端由幸合茲蓋伏遇座主仙尉祕書郎卿先生  
領袖後學鑑衡斯文雪案檠光已久抱經綸之蘊風簾燭  
影不徒取華藻之文將求實材以奉明詔何馮宿之畏太

甚次排直言於下等之科賴了翁之見獨高姑寘古學於  
五名之後蓋識者有見於救時當隨之義而先儒亦戒夫  
在下浚恆之凶忠焉能勿誨乎服之不敢失也第自愧深  
山之苦學誤蒙稱碧水之奇材雖曰有試而譽但恐無實  
以副某敢不益加鞭辟無負甄陶儻策之大庭決不效平  
津阿世之學然與以一命詎得行明道澤物之心惟不愧  
於爲人是卽酬於知己

韓退之三上宰相書識者謂其急於求進讀此知先生

守正不阿矣

葛配  
瞻

逢世之學詭遇之行讀此自當汗背

熊熙  
眉

聘啓

昔者老姑幸獲供於蘋藻今焉弱息敢來附於絲蘿自非長者薄於記存安得舊嫻以之繼續故面相見而日相約欲男有分而女有歸慨然義襟異彼流俗在孱庸何以得此於禮文詎容忽諸白璧定婚安敢謂許田之假黃金得諾必不孤曹丘之來倘百兩之歸不俟及筓則五世之昌何勞問筮我所願也公其壽之

又

吾親乃爾姑數世之嫻維舊生男願有室一朝之好方新同心允契於蘭薰締約遂聯於蘿附妻以兒子足知慈幼之真情遺之後人惟有傳家之世閱雖言傳於媒妁實天合之夤緣依劉得人方倚重扶持之力維熊有夢覩延洪嗣續之祥

回定啓

崔盧甲族夙推譜系之高韓范世婚重締媿媿之好辱慙之委貺敬黽勉而拜從伏承令嗣詩禮相傳擅芝蘭之挺秀某長女繼筓甫及恐蘋藻之未勝因緣獲定於一言繁縟不拘於末俗餘生何幸庶相依唇齒之間吾味既同願盡索形骸之外

又

葛藟施於條枚已屢見孫枝之秀女蘿託於松柏又得依  
 族葉之榮因親而親乃幸之幸克家有道正將求舉按之  
 賢相闔無儀僅能事執巾之役偶役冰人之申好遂成月  
 老之夤緣茲蒙雁幣之鼎來復辱魚書之縑墮載欣今日  
 克諧劉范之婚媾罔俾昔人專美朱陳之嫁娶

又

問諸姑於伯仲之間久知聲譽聯舊親於妯娌之列幸忝  
 媿雖自題紅葉以無心然適喜朱紘之有續材高杞梓  
 固非爲養以娶妻質類菲葑已嘗不嫁而擇對信夤緣之  
 有自豈人事之由來聘禮拜嘉母替後來之約會言不遠

敢愆親迎之期

熊回虞

芊媯得姓之初苗裔已三千襍淮楚分支之後詩書皆四  
 百年俱爲善族之稱宜作嘉媿之合令嗣一經有訓諒足  
 紹於箕裘弱女四德未聞恐弗堪於伉儷但擇婚媿者不  
 必富貧之是較重道義者毋分材藝之孰多儒家固有常  
 經禮節亦惟求稱況伯氏胥篤斯文之契而大昏亦宜世  
 好之修重往行言敢稽報幣中壺之家人正告有關今日  
 之義方外氏之宅相多賢願見前修之範

說

易卦說

竊意易字從日從月中有一爲奇陽數也月中有二爲偶陰數也合日月爲易故觀圖書迭出可見天地自然之數觀日月相推可見天地自然之易易之作雖則乎圖書而其爲義尤莫著於日月蓋易者陰陽之道卦則陰陽之物爻則陰陽之動也然有交易變易之義在天地則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所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所謂天地設位卑高以陳是也在易書則一陰一陽各有定位所謂剛柔立本八卦相錯是也一剛一柔迭相推盪所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是故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人事之吉凶悔吝物類之得失憂虞與夫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莫不於是乎盡矣然攷諸大傳則知聖人之作易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蓋有以見天地之閔莫非太極陰陽之妙非獨以圖書而作也莊周謂易以道陰陽正謂此矣

但以日月相推成自然之易故凡吉凶悔吝得失憂虞悉於是乎備信哉易之時義大矣哉

熊之璋

適堂說

西劍母侯希說爲南劍府判一日小憩考亭謂僕曰余舊有讀書之室曰梅庵今更扁以適堂蓋余老矣將求吾所

自適者焉一日之適一日之安也余又將隨所寓而扁焉則亦無所往而非可以自適之地矣子其爲說識之顧僕何足以究斯義輒誦所聞而言曰適者有所得而往而非卽其安之謂也三代而上所適者一道而已語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無他適也後世始有適情適樂之說魏晉閒虛曠之風勝陶謝諸賢發於情性興致大抵皆求其適之辭昌黎送李愿曰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東坡和淵明日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他日賦赤壁不過以江上清風山閒明月便可爲適之具而曾次所存者皆虛曠之餘習凡我所當有事者皆視以爲纏拱而付之幻妄以此爲適

而適之義晦矣若是雖足以少愧世之貪名逐利終日馳騖不得息者然秦漢以下牽補架漏人無宰物之情其獨不以此哉聖賢之言初無惡乎安且適也大學嘗言止定靜安之道亦顧所適者何如耳書曰惟我事不貳適易大傳曰惟變所適此周公孔子之言適也不貳適者謂此心當一於其所往而不可以有閒也先儒主一無適之旨蓋起於此惟變所適則雖千途萬轍皆可適之地而我之心固未嘗不一而初未始有適也又豈卽其安者之所得哉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所適者固在乎適此道也秦漢而下蓋無傳焉獨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治之路仲舒不識

性未必能見道況可責之陶謝諸人乎今學者誠能得其  
所適固將理解而意會境契而心融無所入而不自得亦  
無所往而不可安矣浴沂風雩而有天地同流萬物各得  
其所之妙者哲之適也鳶飛魚躍極而至於上下之間全  
體呈露大用顯行者子思之適也吟風弄月庭草交翠濂  
溪之適蓋有出於言意之表者矣雲淡風輕傍花隨柳明  
道之適蓋有見夫顏子所學所樂之事者矣此豈常情所  
易窺測哉又豈魏晉以下諸人所能解其會也哉學行之  
所適有淺深則隨其所以皆可以安而非其至侯之所適  
固非遷求以卽安者姑爲是言亦微示謙抑之意云爾

其所學蓋習之久積之熟周游延平武夷之間所事所友  
亶亶不倦見聞頤養功益又多矣深有慕乎聖賢之道必  
深契乎聖賢之心是蓋得其所適者也輒爲之說而繫以  
銘

聖賢日用 惟帝之迪 必有事焉 不貳其適

變有萬殊 實貞夫一 業業兢兢 終日夕惕

一旦洞然 理順冰釋 無適之中 貞適斯得

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所謂聖賢所見無非道也  
瞻

歷敘周孔之適而至於沂水春風鳶飛魚躍窗前芳草

雲淡風輕無入而不自得光景宛然在目虛曠之陶謝  
幻妄之坡仙皆不能分其半席的是一篇原道統大文  
章熊熙

虞彥忱字說

前禮部進士梅莊先生虞君令子仲海言論每以剛正自  
持重禮教篤倫紀余畏友也余在鼇峯作求仁約頌欲論  
究三禮之學仲海獨降心焉長子迪從予遊一日仲海贈  
書誦曰爲迪加冠俾余莅之余喟然曰冠禮不行久矣學  
以禮爲先禮以冠爲先余雖不敏學固將以行之也其何  
敢辭令月吉日禮儀既備敬告爾字曰彥忱爾其辭曰目

用之間動靜語默大哉洋洋皆帝之迪稽古明謨惠此則  
吉首蔽一言允以成德推允之義是曰忱恂一念卓然萬  
象畢陳學有大本道有大原匪信曷立匪誠曷存中庸有  
言不誠無物三百三千行之以一希聖希賢惟敬時克知  
白迪知哲曰迪哲官貌兩閒而名爲人允茲克迪勿狃小  
成念哉敬哉尙克時忱恭爾帝命顧諟明明

與熊之  
璋

張以謙字說

余甲辰由莆抵玉融一日郡學糾實齋陳君會邦之俊秀

中有一生貌粹而氣溫心竊嘉之詢之則張氏之子名益字以謙問其世則祖居海上之草廛以儒學顯其積善有自矣明日訪余寓舍且求余一言爲終身受用因告之曰謙美德也謙則受益矣余復何言請不置則繹謙之卦義以告之謙六爻無凶辭上三爻爲坤皆以利言下三爻爲艮皆以吉言坤靜而艮止也夫惟天下之至順者得利常大天下之至靜者得吉常多此爲處己而言也天下之益出於己者有限資於人者無窮吾聞九三一爻謙之主也謙五爻皆陰獨此爻爲陽陰柔而虛求益者也陽剛而實乃有益於人者也彖言君子有終爻亦言君子有終皆言其所主也學而不求君子之益其可乎求益之道不親近其人可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學之染人殆有甚焉卽此五爻言之二承乎三上應乎三曰鳴謙四乘乎三曰撝謙皆得益者也感於中者深則自有以著乎外鳴之象也聚於我者富則自有以施於人撝之象也初與五則遠於三矣初牽二而勇於進五援四而得所親是亦私淑而與聞者也瞻前修其己遠幸緒論之可徵吾黨己不得見之親炙矣其所以聞於私淑者皆可勉也益乎其亦有感於余之言也乎

精言粹理範己資人之道盡於此矣推其議豈獨可以

益張君乎

葛屺瞻

堯舜之聖只是克讓丹朱不肖只是箇傲故謙卦六爻

皆吉循名責實亦見惓惓善誘之意

此字

銘

約我齋銘

人之爲學患不見道大道茫茫何處下手聖門論學必有  
所之有是奚是斯文在斯大哉聖域顏氏實踐一仰一瞻  
夫豈無見道之所在惟中爲難孰開其端精一兩言精在  
博文一在約禮爾學維何卽此而已得一爲德體全則仁  
以品以節匪禮曷臻一舉一動如寐斯覺前日之約今日  
之卓惟黃氏子爲學有源不愧於父天叟爲兄約我名齋  
奉以晨夕敢贊斯銘其敬無失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堂重校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高 紀揚臣覆校  
閩縣陳宗濂幼蓮分校  
閩縣曾兆霖意齋分校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參校

附錄

勿軒先生傳

先生姓熊氏諱鉢字位辛一字去非勿軒其號也又曰退齋兩錢公十六世孫世居鼇峯之陽先生生而聰敏穎悟垂髫卽知向學及總角則能屬文而悟道德仁義之說志宗濂洛之學乃訪文公之門人輔氏而從游焉遂深究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道而得聖賢傳授之心法既而博通五經徧覽諸子百家之語下追醫卜陰陽之祕故下筆成

文追踵韓柳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登第授寧武州司戶參軍值宋亡故不及大用而先生之才不闡道不行於世惜哉入元乃隱居不穀以道自任以義自處疊山謝氏忠義人也嘗自誓曰不見南朝不著鞵聞先生之名義不辭遠涉自江右而至及會共訴宋亡之恨因相與抱持而哭既而曰今天下皆賊也所不爲賊者惟足下與我耳道義相合不能卒別遂相與講論夫子之道而於舊所聞者益以明舊所未達者通以徹以文公四書集註尚有遺意迺著四書標題集註之遺意益以備而道德之用益以詳著矣江西庭芳胡氏明易君子也聞先生博學管挾其道以訪焉及退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不以爲能故頻與講論無倦怠之色而庭芳之學益以明皆先生啓發之也迺自採易之精奧著易講義讀書而著書說學禮而定儀禮闢異端而酷排緇黃之誕鬼神之妄以世俗葬祭爲所蠱者皆毫分縷析而正以聖人之道焉勒成一帙以解後學之惑斯其所著而行於世者也其他所述猶繁不及備舉也既而曰吾之所學聖賢之學也當以聖賢之心爲心故伊尹曰吾天民之先覺者也吾當以斯道覺斯民也乃不吝所居擴而充之易爲家塾中奉先聖左爲文公師友之祠右爲熊氏忠孝之祠以其門對雲谷而又以寓文公沒而道

之傳在於是遂扁其家塾爲雲谷書院於是四方學者知先生之道欲傳於世而生徒雲集遠自漳泉而至者有之各欲捐金實田以爲師生之俸值先生沒而已其寓於崇邑而建長林書院於翁坊之洪原適武夷而歎文公之舊址頽圯遂構而新之愛其幽僻遂館焉然從游者雖多卒未有得其傳者嗚呼其天之將喪斯文也歟先生學旣得其真而道不雜書旣覽之博而德宏雅當時遠近以書廚目之嘗重修考亭書院而爲之記有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之語翰林學士草廬吳公天下名士也有求考亭書院記者援筆欲爲之因聞先生所作則以手加

額曰江南有人矣予奚庸喙以其求之固乃曰姑贅此以塞責耳先生娶虞氏繼曹氏三子曰龍曰崇曰嵩父諱學顯先生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丁未卽元定宗之二年也卒於元仁宗皇慶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葬於鼇峯之橫厓壽六十從祀於文公之祠而位尊先賢之列非幸也宜也前翰林僕處約述

題勿軒先生行狀

勿軒熊先生名鉢字去非又號退齋建陽崇泰里人宋咸淳甲戌以禾名登進士第任汀州司戶值元不仕明理盡性得聖賢傳授心法築室雲門從學者素百遠近翕然尊

之知州母梅庵同知徐石壁推官張紹先諸名公貴人咸  
尊以師禮望朔謁精舍諸生卒從明奧旨大義教以格致  
誠正修齊治平之學亶亶終夕不倦月行賞試汲引後覺  
迨歸杜門凡吟詠不事風月無非以禮義誘人嘗與一桂  
胡庭芳論學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  
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  
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  
百年牽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集正學大成  
平生精力在易四書詩書儀禮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  
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惟有通解缺而  
未補者尚多至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麤完喪祭一書  
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之者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  
義而已豈無所俟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愧負師訓  
矣顧惟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徒抱苦心力實不  
逮蚤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兼以齒髮向衰抗我  
滋甚靡君之來此學孤矣余與君相與講切縷指蓋十有  
七年矣易詩書僅爾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皇帝王伯之  
道亦靡備矣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書所關  
甚重且周官六典元不亡當復其舊而儀禮十七篇且欲  
各附禮記傳義以爲之兆當猶有俟也庭芳當分任此責

以畢吾志其後竟修儀禮未及成書而卒又嘗作文公考亭書院記有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之句今有大學講義標題四書易講義行於世建寧府儒學訓導天台李讓撰

送勿軒先生歸武夷序

史菊房

武夷山高幾千仞疇昔號爲靈鄉福地學成仙者居之自文公挾奇剔祕築室山中聚書取友爲往聖繼絕學號武夷精舍於是茲山茲川爲闕里爲洙泗邇來百有餘年士生其閒耳受目攝秀異而膚敏莫不深按道闕力守師說閭閻然與鄒魯相爲雄長非所謂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

人鍾最靈者耶若吾友退齋熊君則其出類離倫者也君家建陽近武夷自其幼時往來精舍慨然有求道之志方其年少氣完縱鞦鼓行場屋嶄嶄見頭角諸老先生皆遜之然猶未免科舉累也年稍壯奏第太常聲價驟起君一不動心獨曰自是可遂吾讀書立言之事矣居無何適當世變之會物換星移無所售其初意則退修初服束書入山築洪源書室與朋友講習舊業其徒數十人糲食澗飲於寂寞之濱日以周公孔子之說相磨礪於文公諸書是信是行以道教人而信從者眾凡一星終乃歸故山復勸鼇峯書院以所以居洪源者居之大肆其力於六經如曷

詩書春秋皆爲之集疏集疏云者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而哀眾說以爲之疏工夫浩博義例明暢六經之道如指諸掌復爲小學四書集疏以羽翼之釋回增美之功極矣又念儀禮一經文公勉齋先后論著號曰全書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兵火之餘遂束高閣君念扶天常奠民志以立太平之基孰外於此復與鉅行以廣其傳於海內役鉅費繁以身任之蓋欲扶持世道緝熙人文以俟後之君子豈有所爲而爲者哉士散之餘禮壞樂亡靡知所屆茫茫宇宙求一叔孫通且不可得況敢妄議魯兩生哉而吾友奮乎顛簷敗壁之下而起圖之非孟子所謂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者歟志君之志學君之學吾豈敢謂今無人而或者方以迂孔孟迂之亦可哀矣予蜀人與君昧平生卯辰之閒胥會於莆一見語合遂定交焉展數月相與論說底蘊與鄙陋所見略同如鼇峯祠五賢以侑聖師蓋爲道統之的傳設而邵馬不與焉或謂與文公竹林六賢之規爲小異吁是未可以口舌爭也予昔常持此說聽者憮然而君之所見亦如此由是知理之所在如印印泥近者三山之尊道莆陽之新祠亦莫不然自有默會潛孚者存非以內交要譽也君自溫陵歷莆福亦旣倦游將歸山中求予一言爲別君行矣強飯自愛爲吾道作經久計他日道

尊德隆必有蒲輪加璧而起申公於既老者僕苟未填溝壑尚快見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退齋其毋遜

而送退齋東歸序

陳蒙正

千百載而下尊孔子達乎天子而亦拜之何也拜其扶持天地植立綱常爲千萬世天下所法焉者也孔子天之孝子也朱子孔子之孝子也孝子者以父母之心爲心也世之學者能以盡已爲學而又能推以及人則可謂孝於朱子者矣癸卯之冬十一月退齋熊先生至陳蒙正往就學焉先生之言曰斯道也何道也全體大用之道也管商權譎無體之用也佛老虛無無用之體也以是益自信忻然有請而忘倦蓋侍臯比者凡三日兩夜先生所自得者微矣其孝於朱子者歟道教不明風俗日下拘於卑陋者不自脫溺於高遠者不肯回而不知夫古之學者爲己真得而實行如饑之於穀粟寒之於布帛終身受用之自有不能盡者其實則人心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也先生之學之蘊雖不得行於時然必有傳之於後其相與守而行之者當未艾也獨惜先生歸亟僕心有不得盡焉所恃者書之可通足迹之可至耳過福清有陳兄希尹者雖未覿面聞而敬之矣先生其亦以某之心告之

與退齋論學

胡潛齋

某再拜獻書退齋熊先生席閒大荒經言幽思之國思女不夫思士不妻精神相感而生育始疑其妄今乃信然某與先生一在江之左一在建之陽地之相去千有餘里非特未嘗一日接殷勤之歡蓋未嘗一覩顏色也而愚駭之心則以爲道在天下未嘗一日無所寄以今天下如魯沂鄒嶧久矣陸沈關洛故墟文獻淪沒於今幾百年矣固無望其有人可以任斯文之寄獨武夷之秀拔九曲之清深不減前日之舊其壤地則晦翁先生之闕里去晦翁之世若此其未遠也故家遺俗尚有典刑緒論格言家傳人誦其閒豈無秀中之秀靈中之靈得晦翁之學於父兄師友講明之素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日夕凝思想其爲人標致必甚高學術必甚正誨人必自有矩矱處己必自有劑量其容儀必如瑞日祥雲其音吐必如金聲玉振但恨未得入其疆闢其門伏其墀下望其烏履耳今年正月遣小兒齋猥彙謁養吾先生養吾賜之筆帖俾小兒籍之以通於左右一見之頃卽荷先生進之教之館之穀之覆瓿之彙又荷褒之拂之張之大之將使廣布而久傳之雖古之號爲莫逆膠漆者其相與用情不過如是豈有未識面而用情如是者乎無乃前日之幽思精想者潛有所感而

遇此也不然天下安有望外之獲若此其侈者中心之感何可云喻小兒來歸詳言先生標致不俗學術有源誨誘之得其法出處之適其宜與其貌之溫而恭也言之約而中也某思竊自念此正向者想像之中若有所見者無疑矣豈幽思之極精神所感之驗耶豈非斯道之所寄耶某年雖衰耄儻未就木尚圖扶杖進見一瞻道德之光以慰平昔思想之渴秋暑尚炎切祈自愛以壽斯文之脈

鼇峯書院記

正錫

吾鄉熊氏中原文獻之家唐季提兵入閩而卜居於義寧山子孫世業於儒詩書禮樂之澤逮今猶昔宋初有熊公知至自號鼇峯先生隱德不仕立書院於鼇峯之下以詩鳴得晚唐體有鼇峯隱人集行於世紫陽夫子倡明道學熊公節號端操先生者在於門人之列編修性理羣書而為學者矜式修理鼇峯書院以延師友至宋季勿軒先生大倡斯文顧瞻梓里重而新之又增先聖燕居堂於前道原堂於後左則拗文公師友之祠右則建熊氏忠孝之祠以其門對雲谷況接文公道學之傳因改額曰雲谷書院先生居崇翁汾之洪源立長林書院又於武夷五曲晚對峯之左築洪源書堂門人受業者四方雲集遠自江左東吳漳泉而至者朝夕相與講明聖賢正學平生所著四書

六經皆有通解通鑑廣義諸書著作甚富第恨遭時不遇  
皆厄於兵燹良可惜哉惟所存者四書標題周易講義大  
學廣義三禮考異諸書而已晚年修通解竟未完書而卒  
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歟國朝建立學校士子皆居泮宮  
而各書院漸至寢廢而為風雨侵凌鞠為茂草永樂初年  
因被勢家侵占書院基址至正統十二年先生之六世孫  
以其事聞之上臺憲司副使高公僉事董公按圖考正重  
整書院方今聖天子以先賢有功德於綱常者免其子孫  
差徭恩至大也予幼讀先生書知先生甚悉今其孫乃託  
為記序其本末予忝與同鄉去先生之世若此未遠近先  
生之居則更甚也因勉而言此以示搢紳之學先生之學  
者前纂修國史教授邑人雲谷丘錫書於丘山精舍時正  
統十四年歲次乙巳季夏初吉也

送退齋歸武夷

林若存

我未識退齋虛生七十載一旦遇諸途未語心先拜堂堂  
眉睫閒禮樂見三代正塗日以荒良心日以壞天不產斯  
人吾道將疇賴

書院新鰲峯五賢祠學宮馬邵獨避席將無道不同專專  
論的派此理誰當窮獨學無師友前儒議溫公準繩規矩

內安得鞭霆風

又

我七君六旬從會知無期但貪言議合不悟光景非先生  
明當別吾將疇決疑欲言尚何限記一十已遺及其未溘  
先幸無靳珍題

又

大海何茫茫海桑逝不留武夷有喬木虬枝尚相樛自昔  
擢巍科為今闡大猷萬里憚北上三年喜兩游長身古衣  
冠龐眉瞭雙眸雖與今人居不與今人儔和風顏子春泰  
山鄒孟秋一雙憂世淚濺入銀河流相期入聖域舍子誰

當優奈何棄我去擘确歸途修我欲斷中流去權何悠悠  
我欲息天風別袂何颼颼明晨君已遠晚歲吾何求恐無  
後會期笑作來生謀

又

正鈞磯

穆穆朱夫子於道集大成嗟予亦私淑奧義終難明退翁  
獨何幸而乃同鄉生雖後百餘載元機若親承斯文幸未  
陸載道來桐城平生疑惑處喜得相考訂秋風吹庭樹忽  
作離別聲吾儕各衰老何時重合并願言且少住勿棄斯  
文盟聖賢千萬語只在知與行前修何可企勗哉共修程

又

林純子

紫陽遺緒孰能尋  
修綆憑君爲汲深  
獨學自慙無益友  
遠來何幸有知音  
谿山雖隔千餘里  
道義相孚一片心  
且與梅花送歸去  
郊迎斷在綠楊陰

登雲谷呈熊退齋

陳大觀

四書日行天萬古  
仰餘光讀之十五載  
稍稍知慚惶不辭  
千里遠意升文公堂  
多謝退齋翁爲予指迷方  
初來心猶疑久之念俱忘  
齒齒南澗石廬峯正斜陽  
雲葉弄清影瑤花吹古香  
失笑丹崖上振夜巖  
溜傷須臾林景開仰見天  
蒼蒼晦庵數椽屋破碎  
雲中央土花照人碧  
腐瓦如鴛鴦下有神仙宅  
金碧相焜煌玉狗守洞口  
白蟻遶丹房上有赫曦臺  
冥邈超八荒君山粒米小  
滄海寸線長乃知子朱子  
胷次不可量道高古無上  
聊託千仞岡斯人今已去  
餘迹欣未亡悠哉一長嘯  
宇宙空茫茫

贈退齋同年貢舉

吳語溪

看花攜手鬢俱青  
一轉頭來昨夢驚  
四海同年今有幾  
相逢此日得無情  
著書君已名千載  
廢學吾方悔半生  
離合升沈何足計  
相期進德是功名

鼇峯書院舍菜禮成

李德臣

鼇峯峯前子熊子  
舉目乾坤淚如雨  
百年學絕白日飛  
要作山中古鄉遂  
相看雲谷青  
不了手決流泉挹清泚  
占心

古貌古冠衣晨夕四書與三禮偶然乘桴海天去亦欲觀  
 周從魯始歸來族里喜相迎急整舊書尋墜紀聖師在上  
 誠洋洋眾職遂能各循理疾雷驅雨鳴蒼屏夜半青山塵  
 一洗禮成少長各相慶紅燭燒殘生旦氣愧予分獻何所  
 堪持此敬心良未已世教不明師道缺萬里狂瀾誰柱砥  
 先生憂世心更苦神氣半腴貌枯頽文公平生亦多迍四  
 海道行今不死吾愛此鄉人尚淳文獻餘風易為起天遺  
 高標示準則豈但善良薰晉鄙村南曉發蓑鋪忙村北夜  
 深絃誦沸公家吏卒亦罕到箇中可見桃源似憶昔一別  
 廬山青卻後佳幽少如此關河落落文在茲景行高山端

熊勿軒先生文集

晉江許祖芳小山校

孝經大義序

今文一十八章漢河間所得頽芝本關字

下集有王字是

史纂通要序

推皇帝王伯所自始所字集無而以自始二字連下讀

童竹澗詩序

善類多歸焉集本此句下有充之有田無終孔北海之風十一字

平居瀟然閒適平居二字集作難再平三字

送詹君履序

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

端拜之禮集作以文公之行之學至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滂案

朱子上黃中書云今日之來將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人弟子之列文中當用此事似應以集本為正

熊竹谷集跋

此二卷題曰直方小藁

集本藁字下有三字涉案下文

有壁藏僅存語則三字乃其卷數也似宜有

考亭書院記

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

集作郭君瑛父按二本均可通

但郭君名是否一字兩字似宜檢崇安職官志一查

祀典議

此文集本附於郡泮五賢祠記之後不另標題目涉案未有輒申其義語則分為二非也

第六條

今宜改為東坐西向北上

坐字集無是

考亭記田疏

式修寢宅

式集作或

謝貢舉啓

雖經入以叩闈

雖經集作難徑涉案二本均可通

送勿軒先生歸武夷

胥會於莆

集作胥命於蒲涉案集本借用經語亦通

可企三開瓦屋便卜鄰飽挹春風論經濟八荒我闈及時  
出未必天公了無意載拜魯叟決此謀狂者聖門應不棄  
前汀采芳暫分袂定擬重攀小山桂初來相見新相知此  
日還憑此詩寄明蟾照水眾星下會看一笑如期至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堂高第街開辦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高

紀惕臣覆校

福州鄭葆常筱谷分校

閩縣葛華實夫分校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